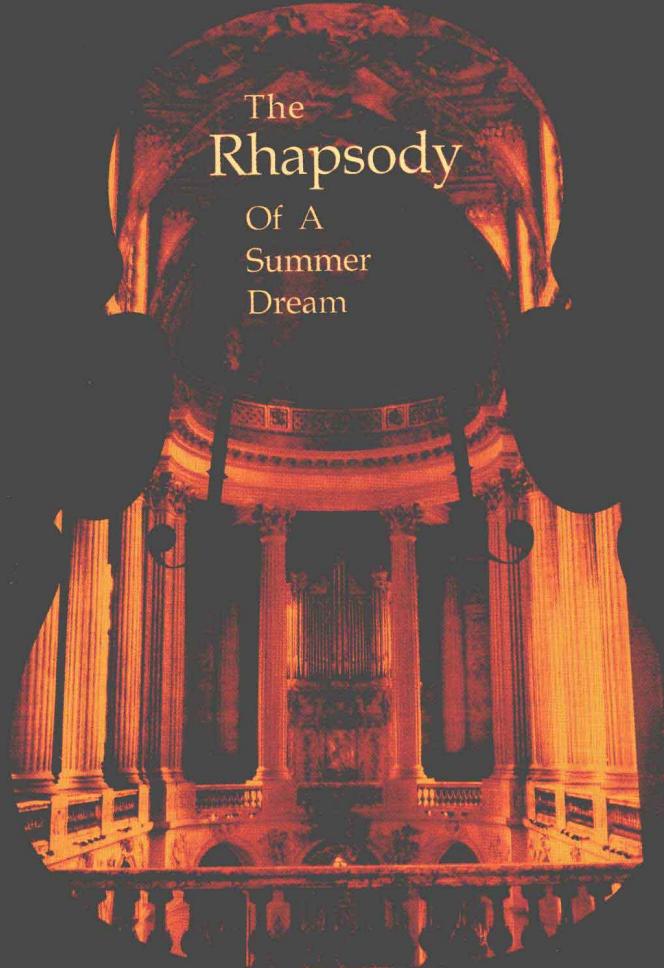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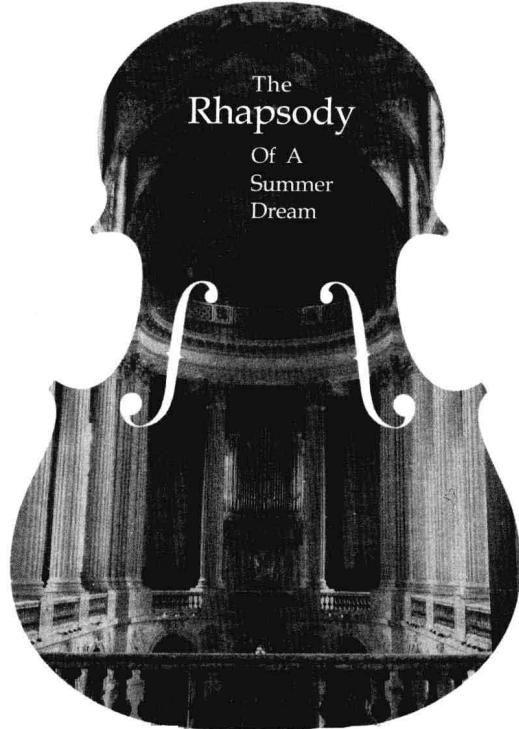
序诗



# 夏梦狂诗曲

天籁纸鸢

红色是浓烈的色彩，只有黑夜才能将它淹没。  
我不需要别人的拯救。因为，之所以变成天使，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变成恶魔。



# 夏梦狂诗曲



天籁纸鸢  
作品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梦狂诗曲 / 天籁纸鸢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  
版社, 2012.6

ISBN 978-7-5113-2420-7

I . ①夏… II .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2860号

---

夏梦狂诗曲

---

著 者: 天籁纸鸢

出版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笑 笛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8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420-7

定 价: 29.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9015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chin.com](http://www.oveachin.com)

E-mail:[oveachin@sina.com](mailto:oveachin@sina.com)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楔子

“既然我们已经快要订婚了，这女人的照片可以删除了吧。”

酒宴开始之前，柯泽收到了短信。夏娜帮他递手机的时候看见了手机屏幕，面无表情地点了点上面的背景图片。

那是一个黑衣女子的照片。

她的脸型与肩胛清瘦，漆般的短发别到耳后，嘴唇如火，在白皙的肌肤上像是被雪地贪婪吸收的鲜血。这是对着洗印相片拍的照片，像素并不高。但女子的眼睛美丽依然，有着目空一切的冷漠，嘴角扬起似笑非笑，任谁都不会想到拍照时她还只是个大孩子。

“哦。”

柯泽打开设置，把背景换成了集团最新合资的楼盘照片，但并没有删除之前的照片。

她还在的时候，他一直讨厌她身上做作的香水味，讨厌她还没满二十岁就总是穿着黑色衣裳，更讨厌她过于自我除了音乐什么都不顾的性格。

夏娜换好黑色的晚礼裙，将及腰的长发从衣领里拨出来，巧克力色的一圈圈的卷发有弹性地抖动着。养尊处优的她素来对自己的头发、皮肤很满意，从镜子里看见柯泽看向自己的目光后，自信地一笑，对着镜子涂抹今年流行的橘红色唇膏，目光不时地从柯泽身上扫过。

柯泽嘴角带着轻蔑的笑，却是在嘲笑自己。

那段时间，他的最大愿望几乎就是改变她，让她留长发，穿清纯的裙子，化裸妆，说话得体温柔不要永远那么刻薄，小鸟依人地对自己撒娇，远离那夺走她所有爱意与热情的小提琴……

然而，她失踪后，他却一直病态地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找她的影子。

转眼间，又是一年过去了。

她已经消失了五年。

就算是报复，这么久的时间也该够了。

他会向她证明，她彻底错了。从今天开始，他的生活还要继续，不会再在她的泥潭中不可自拔，也不可能永远活在过去。

盛夏的夜晚，绿藤爬满了窗前的盆景。窗外星空万里，将他的大楼和纵横交错的街道笼罩在薄薄的银色中。这座大都市像一只偌大的黑色怪兽，吞没了人们此起彼伏的回忆。

柯泽看向窗外和手机上一模一样的大楼，“啪”地按下了手机的锁定键，屏幕瞬间一片漆黑。

就这样。

他死心了。

.....

如果爱情是一场生命，那么我便生在与你相识的那一天，活在与你相爱的岁月里，死在和你分手的那一刻。

柯诗，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

到最后，你连让我活一次的机会都不曾给过。

# 目录

## CONTENTS

楔子 / OOI
第一乐章 / OOI
第二乐章 / OI3
第三乐章 / O27
第四乐章 / O43
第五乐章 / O59
第六乐章 / O75
第七乐章 / O91
第八乐章 / O95
第九乐章 / I2I
第十乐章 / I37
第十一乐章 / I53
第十二乐章 / I69
第十三乐章 / I85
第十四乐章 / 203
第十五乐章 / 219
第十六乐章 / 235

c h a p t e r



有的时候，  
当一个人消失，  
整个世界的人也跟着变少了。

打开报纸，金融版的头条赫然写着《强强联合谁与争锋？夏柯合资大型音乐厅落成》，娱乐八卦版头条写着《夏明诚最新情妇曝光，二十一岁名模Keira声称要嫁入豪门》。

盛夏集团的董事长夏明诚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二十多年来一直绯闻不断，情妇流散世界各地，从亚洲到欧洲，从娱乐圈到时尚圈，从模特明星到白领名媛……连他的私人助理都是身材火辣的美女。

每当有记者对他不忠的行为进行尖锐的提问时，他总是会说最爱的人是自己的夫人。只是对他这种人而言，夫人是正餐，情人是甜点，正餐不可缺，偶尔享受甜点换换口味也很必要。

夏明诚的一生有三个爆点：

- 一是他白手起家铸就了盛夏集团；
- 二是他连连不断的桃色新闻；
- 三是他的二儿子夏承司重振盛夏产业。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后的短短五年内，夏承司不仅让盛夏集团死灰复燃，笑傲地产业，纵横股市，把盛夏赌场从沿海开到了英国，甚至还把伦敦市中心Soho旁的蓝色玻璃五星级大酒店直接买了下来送给老妈。他让一群西装革履的英国保安看守，以便老妈将来欧洲旅游有个歇脚之处。

夏承司是个孝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不代表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认识夏承司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张比例完美犹如混血儿的脸，同时也有一颗犹如Macintosh般的商务脑袋，不仅精准，而且缺乏感性细胞。任何事情在他看来都像股市中跳动的数字，都是可以通过操盘学有计谋地作出技术性买卖的。

随便扫一眼报刊亭，摊上除了摆满了夏承逸重印了五十多次的漫画《星之船》，还有他二哥当封面的财经杂志：夏承司坐在奢华的豹纹沙发上，身体略微前倾，十指交握放在下巴前，深邃的瞳仁泛着暗琥珀色，有着洞察一切的沉然与冷漠。

他的左耳上戴着一颗黄水晶耳钉。

他不是他那年轻花哨的漫画家弟弟，戴耳钉自然也不是为了新潮好看。黄水晶招财，左进右出。他和他那风流成性的爸都很信这个。

只是，这一颗耳钉一配上他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奢侈品代言男模般的脸孔，外加杂志下方颇具噱头又如实描述的标题《叱咤地产业的财富新掌门——夏承司》，招来的就不只是财了，还有一堆冲着“当代花泽类”名号前赴后继的女性粉丝。

这么多财经类报纸，没有一张不是在讨论盛夏集团和柯氏音乐的合作的。

真是完全想不到，只不过是两个家族一起盖了个大型音乐厅，居然就张牙舞爪地垄断了整个夏季的商业资讯领域。

尽管他们的曝光率高得惊人，但这丝毫不影响报刊的销量。仿佛只要有带“夏”或者“柯”字眼的纸张都会被一抢而空，书局报刊亭老板也会把带有这类新闻的报刊摆在最外面。

然而，这么多人争先恐后地买报刊关注新闻的时候，一只纤长的手将一堆报纸杂志扔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

十五分钟后，六十三层的玻璃写字楼里。

盛夏集团执行董事办公室。

少董的特别助理彦玲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年轻女子。

她散着披肩长发，穿着质地极佳的黑色套装，不卑不亢地站在办公室中央。

彦玲来盛夏集团之前曾当过平面模特，对女人的打扮妆容往往一眼就能看破。眼前这女子脸上的妆很淡，嘴唇微白，穿得保守且稳重，但并没能遮掩住其清瘦姣好的身材。

很显然，她对自己的美貌保留了不止三四分，这跟那些一来公司应聘就恨不得把胸前的V领开到腹部、贴着两三层假睫毛、专心致志想要与夏承司来一段办公室恋情的小秘不一样。据说她最后一门考试还一对十九，以优秀的团队统帅能力秒杀群雄，年纪轻轻便如此懂得拿捏分寸实属不易。如果Boss不是少董，彦玲会觉得让她当私人秘书太可惜了。

只是彦玲并不是很喜欢这女子的眼神。

那双眼睛漆黑明亮，就好像深冬的冰层下深不见底的湖水，美丽却又有冷冷的疏离感。看人的时候也是毫不避讳，漠然锐利得像把冰刀。

彦玲看了看手中的资料：“你叫裴诗，对吗？”

“是的。”

“你大学才毕业一年，履历表上却写着已婚，是最近才结婚的吗？”

“是的，就在去年。”

“丈夫是做什么的？”

“在柯氏集团第二中心市场部工作，负责推销和联络客户。”

“为什么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即便夏柯部分企业即将合并，这份工作也会占据你大量的私人时间，你与丈夫相处的时间并不会因此增加。”

“盛夏集团一直都是我的奋斗目标，在这里工作会让我有荣誉感，并不会成为负担。”

“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

“分析力强，观察力敏锐。擅长时间管理，做事认真负责。来面试之前，我已经将贵公司的情况了解过，最感兴趣的是夏承司先生近期准备投资的柯娜古典音乐厅。

他的初步规划相当完善，也很好地结合了柯氏音乐的风格。我希望自己能帮助他。”

她说话时语速很慢，吐字清晰，眼神坚定，甚至有着一种让人无法打断的魄力。

彦玲沉默着听她说完，发现自己愣了有一会儿，于是回头看了看坐在办公桌前的少董。

慵懒地靠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就是近些年财经报刊的新宠——夏承司。

这不是裴诗第一次见他，但却是第一次看见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的真人比杂志上的硬照显得年轻一些，但浓郁分明的五官配上冷漠的神情，眉宇间透露的依旧是极度不真实的、仿佛冰雕一般的美丽。

“裴小姐，我有一个问题。”夏承司看了一会儿裴诗的履历表，中间有着短暂却给人以无形压迫感的停顿，然后抬眼静静地看着她，“你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了一年预科，四年本科，主修经济，是吗？”

“是的。我的大学毕业证、护照签证复印件都在提交的文档中，夏先生可以随时查阅。”

“你的档案我都看了。你的大四成绩单里还有一门选修科目是毕业求职学习。”

“是的。”

“但是你提交给我的履历表上，却没有附带自己的照片。”

裴诗愣了愣，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对方话中的意思。而夏承司一直盯着她，用一种不冷不热让人看不透的眼神，让她更是不由自主地在底下将手轻轻握成拳。

难道他看出了什么？

不，夏承司对她的了解不会这么多。

如果不回答，很可能就此前功尽弃。她已经杀出重围走到了这里，宁可冒险也不可以放弃。

她微微一笑，平静缓慢地说道：“既然要成为夏先生您的秘书，那对您的经历和习惯就应该有所了解。您曾经在英国居住多年，也只有在英国为别的公司工作过。英国与别的国家不同，履历表都是不贴照片的，我想您看了相同格式的履历表，会觉得更加亲切。”

接下来，室内有数秒的静默，却像是永远那样漫长。

墙角的咖啡煮熟了，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修长美丽的彦玲站在旁边，一时间不知是该看咖啡杯，裴诗，还是自己的老板。

终于，夏承司站起来，把手中的文件夹丢在桌子上：“明天来上班。”

\*\*\*\*

接下这份万人抢破头的工作，裴诗早已准备好第二天开始为夏承司上刀山下火海杀遍商场闯进联合国总部。但实际上真正从彦玲那里接到简简单单的工作清单时，她还是傻眼了一下：

“彦姐，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你是秘书，还想做什么。”彦玲用手指在清单上点了点，踩着高跟鞋叮叮咚咚地走了。

彦玲给她的是张长长的购物清单，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女装品牌和该品牌夏末秋初主打的各种衣裙鞋包。购买地点在维多利亚女王购物中心，价位没有标明，但如果真照着清单买下来，估计买一套海景小洋房都够了。

不过，时尚这东西就跟时间一样残忍。你只要将它抛在脑后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它就会将你抛在脑后。

裴诗扫了一眼清单上的最新款，发现自己认得的竟然没有几个，不由得皱了皱眉。所以，尽管上面很体贴地把需要购买的品牌种类都写上去了，但为了达到最完美的工作效果，她还是把韩悦悦叫上了。

下午两点。

盛夏集团外。

裴诗站在大老远的地方就看见一袭红裙、身材火爆的街景丽人。韩悦悦昂头挺胸地向裴诗走来，一路上的男人都像见了花儿的蜜蜂一样不断地对她行注目礼、吹口哨。一身职业套装的裴诗和她站在一起，简直就像是护送明星参加宴会的经纪

人。只是一打上车，明星还要给经纪人开门的动作就有些不协调了。

两人在出租车里坐下，韩悦悦的嘴一直没有闲着：

“裴诗裴诗，你看到最新的娱乐八卦了吗？柯泽和夏娜昨天宣布订婚消息了，过两天电视台有他们的采访，我们一定要回去看看哪。我一直觉得他们特别配，一个是音乐娱乐集团的大少爷，一个是新锐美女音乐家，比那些乱七八糟的明星八卦有看头多了……”

裴诗漫不经心地点头。

“对了，夏承司叫你去买东西，居然一分钱都没给你？他是不是忙工作忙傻掉了？天哪，这么贵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支付得起？他买来做什么，难道是孝敬他老妈？不对啊，他全家人的档案我都背得，他妈最近不过生日……”

裴诗看着车窗外移动的楼房和行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了。

夏承司买这些东西的用处她不知道也不该多问。但是，这钱的问题却有些棘手。

如果找那个人，她不是拿不出这样一笔钱，回去以后再跟夏承司报销可以邀功。

可是，这样或许就会露出马脚了。

但夏承司思维缜密，怎么可能会忘记给她信用卡。清单上的奢侈品店不少于二十家，一家家提前通报姓名的可能性也不大。

想来想去，最好的方法还是先去购物中心，再打电话向彦玲汇报说自己想先垫着钱但钱不够。

维多利亚女王名品店。

奢华而时尚的线条将一间间专卖店勾勒出来，每个橱窗里只有寥寥几件手袋或衣裳，上面点缀着同一品牌的璀璨珠宝。淡金色的灯光打在这一件件没有标明价码的商品上，周围西装革履的保安神经兮兮仿佛CIA特工一般。

韩悦悦自从刷爆了信用卡后就再也没有买任何新装备，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扫荡名品店，拿着裴诗的清单说什么也要自己上前去问货，亲自感受一下女装手袋的新鲜触感。

“这就是皮革的味道。”韩悦悦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温柔地抚摸着一个皮包。

尽管如此，每次看见她对着那些鳄鱼、蟒蛇、山羊、狐狸毛皮制的东西摸来摸去、嗅来嗅去，裴诗就总是会联想到西方鬼故事里专吃生肉的女巫婆。大概她那种贪婪又饥渴的样子也吓坏了店员，店员们的站姿有些不对劲，看着她的眼神也变得有些惊悚微妙起来，识相的都去服务别的顾客去了。

裴诗理解韩悦悦对时尚的毒瘾，所以看着表打算让她做十多分钟的花痴。

没过一会儿，所有高贵堪比模特的店员都小跑起来，朝着商店某一个方向赶集似的跑去。

然后，他们众星拱月地护送来了一个女子。

韩悦悦从无数美女中脱颖而出，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根本不用眼睛从头到尾body check一遍，只需要轻轻一瞄，大方面就能全面看出对方的全身装备出自哪个国家哪个牌子哪一年哪一季主打，小方面可以精细到随便扫一个美女就能看出那内眼角是哪一年割的。

但是，当那女子拎着和她口红相配的橘黄单一色调铂金手袋、一袭欧美复古风连衣长裙被店员和一群保镖簇拥着走出来时，韩悦悦连点评的力气都提不上来，直接傻了眼、掉了下巴。

那是夏娜。

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豪门名媛，时尚杂志的宠儿，音乐世家贵公子柯泽的未婚妻，夏承司的亲妹妹。

每个小萝莉的眼中，都有一个完美的偶像女神。

夏娜就是韩悦悦心中那个女神。

在这里人们说话的音量堪比呼吸声，唯一的动静便是夏娜高跟鞋回荡的声音。

而她没有感到丝毫不适，只是懒洋洋地进入裴诗韩悦悦停留的专卖店，微微抬起高傲的下巴从她们身边目不斜视地走过，指着衣架上的衣服说：“这件，这件，还有这件，不要。”

她挥挥手。

保镖们瞬间变成了土匪，冲过去动作迅速地洗劫了她没点到的衣服，以光速将它们打包起来。

韩悦悦一直处于痴呆状。

裴诗淡漠地扫了一眼韩悦悦，并没有说话。

韩悦悦并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夏娜。

她当然不知道，这样一个优雅的美人曾经有多失态。失态到大半夜淋着雨冲到自己面前，不顾满脸被雨水冲花的黑色眼妆，失心疯一样摇晃裴诗的肩：

“还给我，把我的一切都还给我！柯泽！音乐会演出！小提琴冠军！电影的编曲！这些原本都是我的，你有什么资格抢走它们！你凭什么抢走它们！！！”

——啪！！！

那一耳光真是响彻天际。到现在想起来，裴诗都觉得脸上有些发痛。

——啪！！！

与此同时，一个高壮的保镖横冲直撞地擦过裴诗的肩，把她撞在了地上！

裴诗原本拿在手里的购物袋散落出来，七零八碎地在大理石地面滑了很远。裴诗的膝盖和右手肘磕在地上，左手胳膊却使不上力，一时半会儿没能站起来。

韩悦悦这才回过神来，蹲下来扶裴诗，但同时对这保镖颐指气使的行为看不过去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撞倒人不知道道歉？”

裴诗摆摆手，声音压得很低：“悦悦，帮我捡一下东西。”

“可是他们这也太——”

“没事，我是自己没站好。先捡东西。”

到这时夏娜才稍微留意了一下这个角落。

但她只是轻描淡写地看了一眼裴诗，眼睛就蓦然睁大，挎着手袋的手腕也显得

有些僵硬。

裴诗捡起东西的过程没有花太长时间，但是夏娜的动作像是定格了一样，直到对方快要站起来时，她才往前走了一步。

但这时，她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她从手袋里翻出手机，有些慌乱地接了起来：“喂。泽，怎么了，我还在买东西，你可以先到外面……”她一边打电话一边走出专卖店。

过了半晌，保镖们也跟着夏娜一起出去了。

韩悦悦走向柜台前的裴诗：“裴诗，今天你是怎么回事？那个保镖这么过分，你居然就这样让他们走了？”

“我是想到了更重要的事。这里的东西是不用花钱买的。”

裴诗拿起柜台前的一张专卖店名片，指了指上面的一行字——盛夏集团维多利亚女王购物中心。

韩悦悦愣住。

裴诗微微笑了一下，素来淡色的嘴唇让她显得有了几分清雅的气质：“夏娜是这里的大小姐，不得罪她会比较好吧。”

“可是，她本人竟然是这样的，连句对不起都没说，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裴诗没有回话，只是把盖了章的清单递给迎面走来的店员：“我是少董的秘书，他让我来拿这些东西。”

韩悦悦的不满没能得到发泄，小嘴一直翘得可以挂油瓶。裴诗用自己的钱背地里给韩悦悦买了一个手袋，从购物中心出来后便交给她：“这是我在夏承司那个清单里偷偷加的，给你好了。”

“刚才你不说话原来是因为这个？”韩悦悦眨眨眼，忽然扑过去抱住她，“诗诗你太好了！不过你也太大胆了吧，第一天工作就开始摸鱼！”

看着韩悦悦笑得那么开心，那双捧着手袋的手也相当修长，裴诗不由得心底暗想她真是个美人。不仅天生丽质，还总喜欢在第一时间买下最漂亮的女装，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除了洗漱，还会化上最精致完美的妆。

裴诗一直认为，只有漂亮的人，才配得起漂亮的梦想。

因为马上就要回夏承司那里，裴诗为韩悦悦打了一辆出租车，便扛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走到马路对面，对着又一辆空出租车招了招手。

就在这时。

一辆灰色的豪华跑车正巧从维多利亚的停车场里驶出来。开车的男人衣冠楚楚，戴着巨大的蛤蟆镜，正因前方交通堵塞拿出烟准备点燃，却因看见街旁迅速钻入出租车的清瘦侧影，迅速地将墨镜摘了下来。

隔着玻璃窗，他看见了裴诗。

她正把长长的黑发别到耳后，侧脸的线条美丽秀气，嘴唇像是淡粉色的花瓣。可是，她眼中却有浓密睫毛也无法掩饰的清冷。

是她？

他的心跳忽然剧烈跳动起来！

在出租车开动的瞬间，看见那个秀丽的侧影也随着缓缓移动，他早已完全忘记要忘记一切的誓言，只觉得那种持续多年空落落的钝感排山倒海而来。

他脑中一片空白，把打火机和墨镜都随手扔了，连车门都没锁就直接跳下车，狂奔向她搭乘的出租车。

同时，一辆凶悍的摩托车加到最大油门飞驰而来！

出租车里。

炎炎的烈日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裴诗用纸巾擦擦汗：“师傅，麻烦您把空调开大一些。”

司机却摇下窗子，跟着所有堵车的司机一起看向后方。

“怎么了？”裴诗跟着转过头去。

“好像那边出车祸了。”司机看了一会儿，又转过头来，“后面堵成这样都能出事，也不知道这些人眼睛长哪里了。还好我们先出来了，不然不知道要堵多久。”